

# 湯恩伯的功過

姜壽臣

湯恩伯將軍日本士官學校出身，曾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遷建南京後的）大隊長，應可列入黃埔師長輩。他外表粗壯，說起話來略嫌口吃，一副忠厚老實像。抗日前夕在綏遠北部百靈廟擊潰偽蒙軍，抗戰初期又在察哈爾一帶與日軍交戰，造成輝煌戰果，名揚全國。民國三十一年春任

第一戰區副長官兼豫、皖、蘇、魯四省邊區總司令，指揮四個集團軍，兵員二十多萬，開府河南省葉縣，設立副長官部，誠一世之雄也。三十三年秋日軍進犯廣西、貴州，獨山告急，重慶亦震驚；湯將軍率部數千里馳援，在都勻擊潰日軍，戰時首都轉危為安，功績卓著。

湯任第一戰區副長官開府葉縣時，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時期，亦為受謗最多時期。筆者謹以客觀立場，根據真實情況，略述湯氏被謗的原因及他的為人治軍簡要事跡，以供讀者參閱並請指教。

## 勉勵同袍效忠國家

湯將軍初任第一戰區副長官時，家住洛陽城西十五華里之馬溝。豫西、陝北一帶地勢高亢，

常有許多乾溝，長達數華里，寬約四、五十公尺，溝底僅有小溪流，水深不盈尺，是天然的排水溝渠，兩旁分列數百座窯洞可供居住，冬暖夏涼，又是天然的防空洞。湯氏事母至孝；雖然統兵數十萬，軍務匆忙，必時常探候高堂。

湯總部在洛陽城內設有辦事處，時常召集黃埔六期以前的同學數人聚談。時間多半在夜晚八時至十時之間。由中央軍校畢業生河南通訊處主任王汝泮（當時任青年團河南省支團部幹事長，現任立法委員）負責連絡，聚談不拘形式，時間長短亦無限制，如同師生閒話家常，內容為各同學按其工作情况提出報告，湯老師聽取同學建議，並交換意見。如遇同學有所請求或工作困難時，他立刻筆記下來，盡力相助，解除困難，說辦就辦，從不「黃牛」。

當時河南省主席是李培基，河北省人，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從來未在中央軍校任職，所以用人偏重保定系。他認為湯將軍代表黃埔系，不免忌恨又不敢得罪，表面敷衍，內心很不愉快。湯公以黃埔系自居，時常勉勵同學效忠國家，不負校長厚望。懇切慈祥，待同學如家人子弟，座談

時常以茶點宵夜，有時談過十一點鐘，他因終日勞碌，不免打瞌睡，同學們看見湯公疲倦起身告辭，他睜開眼睛說：「我不累，我在靜聽，你們繼續談！」軍務百忙中，如此虛心接受同學意見，不辭勞苦，實屬難得。

## 治軍極嚴軍紀反差

湯恩伯治軍甚嚴，處罰有時不免過當，河南省民衆對他所部最反感的是借住民房與強抓壯丁。一次有人問他的一位師長：

「湯副長官治軍甚嚴，他的軍隊紀律為什麼這樣差勁？」

那位師長回答：「正因為他求好心切，若知道那些人違犯軍規，立即槍決，所以沒有人敢向他說出犯規的事，積久成習，下邊就無所顧忌了。」

抗戰期間營房設備不足，軍隊行止不定，軍行所至借住民房在所難免，軍民雜處，難免多生事端；老百姓畏兵如虎，添油加醋，互相傳播，惡言滿天飛。前幾年某雜誌上有人替湯將軍辯護，說是共黨造謠，挑撥離間。這種說法不合事實

，在民國三十三年春日軍未進犯中原之前，黃河南岸從來沒有共黨分子活動，即使有少數潛伏分子，一經發覺即送交勞動營感化。日軍進犯豫西，共軍游擊隊才渡河南進，在日軍佔領地區活動。因此共黨造謠之說並不可靠。

抗戰期間需要大量兵源補充傷亡，當時的徵兵制度是由軍政部兵役署統籌分配各省軍管區，軍管區徵募處再依照各縣市人口比例分配徵集。從各部隊報請補充缺額，到新兵撥交各部隊，需時每連數月之久，隨時可能與日軍交戰，部隊如何能坐待補充缺額？部隊急需新兵補缺時自行強抓壯丁已司空見慣；不過湯部抓兵更為放肆而已。其駐紮鎮平縣之某團，遇到長官部來點驗時，召僱當地民兵頂替缺額，言明時間不超過兩小時，每人代價三元（約合現在臺幣六百元），但是點驗委員看出蹊蹺，點名後不許解散，整隊各回營房，禁止外出。地方民衆誤認團長是用欺騙方法大批抓兵，報請南陽專區自衛軍司令別廷芳救援。別司令率部包圍該團繳械，放出被困壯丁。湯氏得知後，派隊擊退自衛軍，取回被繳槍械，並將肇事團長槍決。

### 亂抓壯丁搞出人命

第一戰區長官部派一位中校參謀出差公幹，行經湯軍防地，眼看到強抓壯丁行爲，指斥他們胡作亂爲。爲首的班長說：「你多管閒事！連你也抓起來。」他們真的把那位中校綁起來了，撕掉文件與階級符號，換穿兵裝，關入新兵收容處。那位參謀設法請託小販代爲郵寄一封信給他

的參謀處長，處長簽請長官派一位少將高參，以點驗爲名去見湯氏，指定抽點某一團。湯氏陪他去點驗，當場叫出該參謀的本來姓名（新兵花名冊上已改姓名），並由該參謀說明被抓經過，湯氏氣得臉色慘白，立即下令槍決其連長及抓兵的班長。

筆者一次派衛士替我回家辦理私事，返部時經過湯軍防地，也被強抓補充缺額。該衛士甚爲精明，只謊稱是某一部隊的二等兵，並且說在何處當兵都是一樣，表示滿不在乎的模樣；所以連長未加嚴防，他也是請託小販代郵一封信給我。信上說千萬不可讓湯副長官知道，如果請長官下令釋放，他們會活埋滅屍，堅不承認有抓兵之事。應當派一軍官前往查訪，見到他時方能表示要人。我隨即指派其駐地之國民兵團郭中隊長，以地方部隊與國軍部隊聯絡感情爲由，拜訪其連長。套過交情之後，順便參觀營舍，叫出該衛士之名，才說明來意。該連長臉色大變，非常恐懼，彎腰打躬，向郭中隊長連說「得罪」，再三懇求饒恕；並且說：「如果讓副長官知道，又是幾條人命！」請酒招待，一路恭送他二人走出營區。湯副長官雖然願聽我的意見，關乎幾條人命，我能據實報告嗎？

### 佔住民房引起民憤

除了抓兵之外，強住民房，擾民之事層出不窮；所以在三十三年春，日軍進犯中原時，湯部兩個集團軍撤退之際，屢遭豫西民衆攔截。湯副長官率領少數衛士退到盧氏縣境，遭受民衆數百

人持槍攔截（豫省在北洋軍閥佔領時期爲防匪患及北洋軍騷擾，民間自衛槍械很多），幸遇到該縣國民兵團一位中隊長救駕。該上尉中隊長係中央軍校十六期畢業，是我服務河南省軍管區編練處長時所選派。他見到湯公被攔截，就出面解圍，他有一百多支槍，又是地方幹部，民衆自然就放行。他請准副團長（縣長兼團長，副團長實際負責，這位副團長也是中央軍校畢業）保衛湯老帥，一直護送到西峽口湯總部。

湯老帥深感黃埔師生情誼之可貴，後來致函河南軍管區司令部給該中隊長記功，隨後又函請調升他爲副長官部少校參謀。附帶要說明的：河南省民間槍械一部分是自費購置，大部分是北洋軍混戰之際，失敗者的潰兵被民衆繳械遺棄，得到武器甚多。民國二十九年軍政部下令編組各縣市國民兵團，河南各縣市國民兵團直屬中隊及各鄉鎮自衛隊，納入編組的槍械全省共有五十多萬；未納入編組的約有此數之二倍以上，他們全係自衛，決無爲非作歹者。

### 禮賢下士反被誣讒

湯將軍不僅是對黃埔學生親切愛護，對待地方士紳及新聞記者更是虛心接納，盡禮相待。他在葉縣總部設有招待所，對從遠處來見的人士善加招待，雖然統兵數十萬，異常繁忙，必定抽出時間接見來訪人士，謙恭有禮，絕無大官習氣。食少事繁，過度勞累，睡眠不足，影響健康甚大，中年病故，其病歿於日本實不異於犧牲在戰場也。有一次他從葉縣回到洛陽，我去其寓所求見，

名片交給傳達，說明來意，他立即走出廳堂，站在門口接見，他先伸手緊握，還說：「我還沒有去看你，你倒先來了。」一個少將處長蒙副長官如此的禮遇，真是受寵若驚！高高在上的副長官要以「行客拜坐客」之禮，去看一低職位的人，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能有這句話已經够人受用了。他對別人也是如此，謙恭有禮，只是對待所屬部下有時未免太嚴厲了。我常聽到有些人稱他為「湯二虎」，把他形容成惡形怪狀，甚至於說小孩子不聽話，大人只要說「湯二虎來了」，就嚇得小孩子不敢胡鬧了。經查此話的來源：省主席李培基一系的人都忌恨他、又怕他，故以土匪樣的惡名誣譏他，未見過他的人以訛傳訛，「衆口鑠金」，以致謠言滿天飛。曾參殺人，三次相告，其母越牆而走，謠言之惑衆自古皆然。

四十年前教育尙未普及，軍中分子複雜，良莠不齊，任何賢明的長官也不能保證數十萬的部屬沒有違法犯紀的人。湯將軍所委任的游擊司令萬某，駐防河南省新蔡縣，胡作非爲，受害人不少，偏偏遇到姓胡的縣長，胡裡胡塗，昏庸無主見，任憑萬司令擺布。縣民恭送他們一副對聯：「萬司令萬惡滔天；胡縣長胡塗到地。」這一筆爛帳也算到湯氏身上，受害者都說：「湯二虎縱兵殃民」；如果說他用人不當，未能明察的過失則可，實非有意縱兵殃民也。

### 熱心興學受人利用

民國三十一年山東、江蘇、安徽三省大部分淪陷，河南省亦淪陷三分之一，副長官部設於河

南葉縣，四省邊區總司令部設於安徽省之臨泉縣。湯公爲淪陷區學生遠赴重慶升大專多有困難，於是在葉縣籌設政治學院，便利四省學子。凡是家鄉淪陷於日軍地區的學生，衣食住及學雜費一律免收，蒙受其利的青年甚多。

政治學院並非國立，爲募捐基金，半公半私立性質。預計勸募基金五百萬（當時法幣價值一元約等於現在的臺幣十元），請到河南首富周錦堂，周氏在抗戰前以法幣二萬元資本在許昌經營錢莊（小型銀行）。許昌附近數縣盛產品種優良的菸葉，以不平等條約關係，只准出售給外國菸草公司，不准國人自製香菸。抗日戰起，沿海淪陷，外國菸商不再收購菸葉，周錦堂乘機設廠製造香菸，行銷於大後方數省，擴展到十幾個菸廠，並在陝西經營許多麵粉廠及鐵工廠，其資產之多連他自己也不能計算。湯氏對他說：「爲淪陷區學生升學計，我要辦一所政治學院，周先生是河南首富，要盡力支持！」周回答說：「當然，義不容辭，副長官要我捐多少？」湯說：「你認捐一百萬吧。」周竟回答：「一百萬太少了，我捐三百萬好了，另外再捐獻一座菸廠，作爲政治學院的經常費。」湯氏出乎意外，投桃報李，禮聘周錦堂爲副長官部少將參議。

政治學院募足基金，興建校舍，而且有菸廠生產，足夠維持每月經常開支，但是卻帶來許多麻煩，也是湯氏受人非議之一。

他聘請周錦堂爲少將參議，不過是爲捐資與學者予以榮譽，並無職權，認爲亦無妨害，而周氏卻大做文章。政治學院所屬之菸廠員工准予緩

徵服兵役，周錦堂其他菸廠不但受到駐軍保護，也要求援例緩徵員工服兵役。當時的兵役制度沒有現在的完善，河南軍管區雖通令菸廠員工不准緩徵，可是各縣政府不敢得罪周參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憑各鄉鎮公所權宜處理，反正只要徵足上級的配額，其他也就不過問了。各菸廠員工緩徵，所配名額必然加在其他人身上，這項不公平的事情又加在湯恩伯身上。我聽到有些人說：「其過固然不在湯恩伯，可是軍人要辦教育，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咎由自取。」

### 周錦堂乘機販黃金

周錦堂聰明機智，長袖善舞，是個標準的投機商人，最會利用別人。豫、魯監察使郭仲隗赴重慶公幹，因戰時交通不便，西北公路局汽車不多，客人登記乘車，往往遲至數十日才能排到買票登車。郭監察使急於返回洛陽，某日與周錦堂閒談，述說久候不能返豫，周說：「你老怎麼不早告訴我？我新買一部轎車，自己一時不能回洛陽，正愁着無人幫我坐回去，明天就叫司機送你老返回任所。」郭氏自然承情感謝。

第二天周家管事某職員和司機恭載監察使上路，沿途食宿都由周家管事安排，客人不但免費乘車，而且食宿不花一文。沿途通過檢查站（抗戰時期檢查違禁物品甚嚴，私運黃金處刑很重）。那位管事遞交監察使名片，一路通行無阻。事後才知道周錦堂私運黃金數千兩，藏在汽車底座，由監察使掩護才能通過關卡，運到洛陽轉售，獲利甚豐。郭仲隗對人說：「周錦堂真是個大壞

蛋！我被他利用了。」

抗戰勝利後，政府為肅清收復區煙毒，委派各省禁煙專員查禁煙毒。河南省特派禁煙專員楊遇春，查到周錦堂不但吸毒，而且其倉庫中儲存大批米殼（罌粟刮去鴉片的乾殼）及嗎啡，以供參入製造香菸之用，親自指揮許昌縣警察人員逮捕周錦堂。周氏倚仗財勢，曾出高價請求楊專員免送法院，偏偏遇到鐵面無私的包公，不為數千兩黃金所動。送交開封地方法院後，其家人攜帶黃金數千兩，先是分送各報社黃金一百兩，請求免登此消息及不作評論，以便再向法院活動。開

封八家報社不但各照實刊登新聞，而且說出拒受黃金之事，地方法院亦不敢接受巨額賄款，終於判處周錦堂有期徒刑六年，他仰天長歎：「錢太多了，不能違神，也是枉然！」

### 明辨是非 扣押陳儀

湯恩伯最初受陳儀提攜，後來飛黃騰達，仍然不忘舊恩，以長官尊敬陳某如昔日。三十八年春，湯受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南京淪陷後，陳儀與共軍計議江浙局部和平，派人攜帶密函到上海，要求湯氏參加。他既痛心老長官叛國降敵，又

深感公私難以兼顧，籌思再三，終於以國家為重，寧可有負恩人，扣押陳儀，呈報最高當局法辦。待陳儀被槍決後，痛哭流涕，親往收屍盛殮，哀毀逾恆，亦為致病之由。

筆者深蒙湯公賞識，對於他的為人處事知之真切，但不願隨吹猛捧，如同有些人對於所好歌功頌德，說得好像聖人一般。存真存實，客觀公正，才是人物傳記作者應有的態度。湯將軍不是神，也不是聖人，既有助功，也難免有缺失之處，所以我把他的功過是非據實陳述，為求信史，湯老師地下有知，諒不怪罪也。

# 英文商業社交函電大全

許祖惇 著  
上下冊合售 360元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rrespondence Vols. I&II

著者許祖惇先生曾任台大、淡江、文化大學外文系教授，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專任教授，學養湛深，識見超卓，本書取材新穎，內容充實。商業函電，就詢價、報價、推銷、訂貨、發貨、船運及船運單據，匯票及信用狀、收帳、信用查詢、賒購索賠及補償、代理商、銀行、保險等項，分別列敘規章手續，並有函電範例四百餘篇，求職與履歷範例尤詳。社交函電分請帖回柬、慶賀與弔唁、慰問與道謝、介紹、道歉等章，範例二百餘篇。上下兩冊廿五開本六八一頁。

合售新台幣三百六十元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